

# 娘做的书包

葛有杰

像我这样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应该都会背过娘做的书包。

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不可能掏钱去街上买个新书包,村里代销点也不卖书包。我背的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书包,虽然样子不如现在大商场里卖的洋气,但是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成绩,那一个个娘做的书包陪我走过了少年时光。

做书包是个“技术活”,不经常做针线活的人是做不出好书包的,书包里饱含着一个农村母亲的贤惠能干和对子女那份无言的关怀。葛建领的书包就很难看,也容易破,常常受到小伙伴的嘲笑。

娘做的书包非常漂亮,娘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处处精打细算,但是开学前给我和姐姐做书包表现的就很“任

性”。她把以前做衣服剩下的布料拿出来,洗干净,开始给我们做书包。书包后面必须用同样的布料,侧面用其他颜色的碎布。书包带宽宽厚厚,长短合适。娘别出心裁在书包里面又缝制了一个小包,用来装文具盒。娘在家裁好布料,到婶婶家用缝纫机缝好。回来让我和姐姐试试,哪怕有一点不合适的地方,娘都会拆掉重做。在书包的背带上,娘用细细的针线把我和姐姐的名字绣上,字

体工整。我不知道不识字的娘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做好后,娘用一个铁皮茶缸倒上热水把书包熨一下。一件艺术品一样的书包就这样在娘的手中诞生了。

我的书包一般是绿色和灰色的,姐姐的书包要花哨很多,用不同的碎格子花布做成。背着娘做的书包,我和姐姐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姐姐很爱惜她的书包,一学期下来书包依然干干净净,而我天生顽皮,爬

树翻墙头,好好的书包不几天就挂破了,弄脏了。回到家,娘会仔细地把书包给补好。她很少责怪我,她说:“破小子总是这样顽皮不听话,长大后自然就好了。”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手工做的书包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学生们背的不再是娘做的书包了,超市货架上的书包色彩更鲜亮、款式更新颖。娘做的书包落伍了。

上次我回老家,在老屋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了一个娘做的书包。我把它洗干净,保存着。娘去世六年了,这个书包在我心中就是一件世间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它蕴含着—位母亲对孩子深深的爱。

我会永远保存这个书包,保存母亲对我的这份温暖的爱。



沙颍文艺

## 从梳妆阁到白胡李

王新扩

姥姥家在 106 国道旁的白胡李村,与我所在的梳妆阁村仅一河之隔。出村向东一里半就踏上了梳李桥,跨过梳李桥再向东一里半就到了白胡李。

记得小时候,娘每次去姥姥家都要带回满满一竹篮的蔬菜。那时的姥爷是种菜的好把势。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姥姥和姥爷均已作古。娘也步入了古稀之年。白胡李村有集市。早年姥爷摆摊卖菜的地方,如今成了蔬菜批发市场。市场里终日车来人往,非常热闹。平日里,娘不买不卖的,却经常去批发市场凑热闹,只为捡回一竹篮变焉的、尚能吃的、别人卖剩扔掉的蔬菜。

起初,村里人见了娘就问:“拾菜去了?”娘便不好意思地说:“回娘家去了,顺道拾点烂菜剩菜喂鹅。”

娘这大半辈子节俭惯了。她捡回的菜哪一样也舍不得喂鹅呀,全变成了一日三餐。

最近几年,娘的身体不好,冠心病和糖尿病越来越严重。去年初冬,娘的冠心病发作频繁。我们劝她去郑州接受治疗。娘的心脏下了四个支架,术后康复得很好。

从医院回家后,我们姐弟几个和父亲都劝娘,听医生的话,按时服药,适当运动,别再去三里外的白胡李集上捡菜了。娘口头上答应,好好好。可一到村口,她还是两腿不由自主地往姥姥家的方向挪,尽管捡回一竹篮菜,要在路上歇十几次。

舅舅知道后责怪我们,不该让你娘走恁远的路,她的身体还很虚弱,万一路上有个闪失咋办?

娘被“限制”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她常常丢三落四的,看人的表情也有些怔怔的。

一次,娘独自出去了,一连几个小时还没回家。我们急得满村子找人。

从白胡李集上回来的张婶,匆匆来到我家说:“你们快去菜市场把你娘接回来吧,她在那里到处乱拿人家的菜!”

我们来到菜市场找到娘时,她正冲着一位卖菜的男子叫爹呢。

娘见到我们,兴奋地摇晃着手中的萝卜告诉我们:“看,你姥爷刚给我的!”

娘,痴呆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除了给娘求医问药,便是轮流陪护着她。我们谁也不再劝她听话,守规矩,而是顺着她,哄

着她。

每日,天刚喷白,娘就要拎着竹篮蹒跚着出村。

“老嫂子,又去拾菜呀?”晨练者见到娘总这样打招呼。

“回娘家去!”娘总笑着这样回答。我们跟着娘,适时留她坐在路边歇上一会儿。

上周三,在菜市场里,我和娘碰见了舅舅。他挽留我们娘俩到家里吃饭。妗子从街上买回一兜子蕃茄,刚进院子,娘看见她就嚷:“扩,你姥姥给你摘的蕃茄。”娘说着从妗子手里抓起一个又红又大的蕃茄,在衣襟上蹭了几下,就往我嘴里塞。

这一瞬间,我看见娘特别慈祥。她笑眯眯着眼,半张着嘴,那表情,那眼神,那动作,跟小时候她用勺子喂我饭时一模一样。

我大口嚼着娘喂我的蕃茄,泪水却似断了线的珠子。

“乖,酸吗?”娘用衣袖轻轻擦拭我的嘴角问道。

“不酸,甜。”我回答的混沌不清。“还甜哩,看把俺娃的眼泪都酸出来了!”娘说着,跺着脚,用双手为我抹着眼泪……

老高,忙去做饭,炒几样好菜。姐妹仨一起吃了饭,有说有笑到半夜。

柳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翠翠高考一结束,艳霞和玉玲就来问这说那,翠翠爹边掏钱边说,给你们点钱,好好上街玩去吧。

艳霞拉起她俩飞似的跑开了。过几天,翠翠去学校估了分数,又填报了志愿,是玉玲骑电动车送的她。回来后,玉玲见有人打听起翠翠成绩,故意卖关子,一句话不说,只是一个劲地笑。问急了,她才说:“咱家翠翠是全县第一名,老师说,能上北大、清华呢。”

黑柱叔很有风度地对胖婶说:“说你头发长见识短,灵验了吧。”

胖婶羡慕地说:“这下出了个金凤凰,全县都知道了,将来能读博士,当个科学家,真比养三个儿还管用呢。”

过了些时日,骑摩托车的邮递员老郑问宝根叔:“翠翠家在哪?”

宝根叔问:“是不是送的汇款单?”

老郑说:“比汇款单金贵呢!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宝根叔领着路,若有所思:“树是给翠儿准备的学费呀!”

翠翠爹拿来印章,领了信,高兴地合不拢嘴,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在大家的鼓动下,买了一挂一万响的鞭炮,众人忙缠在一根长竹竿上,站在门口点着了,“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加上热浪似的欢声笑语比过年还高兴呢!

晚间,村文化大院的广播里放起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跳广场舞的大婶们大嫂们听得如痴如醉,心里想:这高亢有力、珠圆玉润的唱腔不正是向庄户人家讲述着女孩子翠翠勤学成才的故事吗。

## 姊妹

◎ 李学志

三朵小花  
我和我的两个妹妹  
被故乡的风吹散在天涯  
故乡播种了我们  
却忘记了收割

三个点的距离  
世界上最牢固的相依  
就像青铜鼎那样的三足鼎立

也许我们从来就不曾分离  
只要一把圆规  
三个点  
立地成圆  
就像小时候  
我们一齐  
被妈妈的臂弯搂回

## 水的思索(外一首)

◎ 王伟

儿时的夏天记忆里  
打水仗是不可或缺的  
几个小伙伴  
在小河 在沟渠  
尽情地疯玩  
溅起的清凉水花  
击起欢乐一片  
那时的水非常温柔  
她宽容地抚摸着  
我们的身体

如今  
水从村中的小河中消失了  
沟渠也干涸了  
人们只有掏钱到游泳池  
与水亲近  
但这里的水是经过包装的  
让我们身居其中  
却觉得有距离感

现在水变少了  
但溺水的悲剧却多了  
这到底是水  
改变了温柔性情  
还是我们伤害了水

无题

15年前  
我住在平房里  
有时会爬上房顶  
向四周张望  
可以看得很远

而今  
我住在高楼20层  
站在阳台向远方观望  
视线总被  
更高的楼层折断

## 飞蛾扑火

◎ 王雪奇

我做梦就想  
扑向你的怀抱  
因为你不仅是火  
而且在黑夜又让我看到  
一丝光明

所以我为你  
而活得快乐  
在那漆黑的夜晚  
你就是我心中的偶像  
让我在不停地寻觅

既然锁定了你  
就大胆地、毫无顾忌地  
勇往直前地抱你一次  
哪怕你是熊熊烈焰  
我决不退缩

哪怕让我美丽的身段  
瞬间化为灰烬  
我也信感死的荣耀  
因为我的激情  
真正得到了燃烧

## 颍水之歌

◎ 鹿斌

日朗风清天地开,  
坡草如织柳如裁。  
二月颍岸望绿水,  
颍水西从烟树来。  
流波千叠叠东去,  
滔滔汨汨入我怀。  
迢迢一线牵海岳,  
亘古不息何壮哉!  
遥想五千万年前,  
极目大泽连莽原,  
角龙行处丘山裂,  
蓦然巨壑横蜿蜒。  
银潢崩泻山洪发,  
千沟万濠汇此间。  
从兹一派派中国,  
鱼龙潜跃成名川。  
未知洪荒启和止,  
古陆苍茫月与日。  
汀花开谢八万回,  
八万回在一弹指!  
此时女娲太昊出,  
女娲太昊为吾祖;  
女娲抟土而造人,  
伏羲结网育先民,  
始正姓氏制嫁娶,  
复作八卦启斯文。  
过了些时日,骑摩托车的邮递员老郑问宝根叔:“翠翠家在哪?”

宝根叔问:“是不是送的汇款单?”

老郑说:“比汇款单金贵呢!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宝根叔领着路,若有所思:“树是给翠儿准备的学费呀!”

翠翠爹拿来印章,领了信,高兴地合不拢嘴,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在大家的鼓动下,买了一挂一万响的鞭炮,众人忙缠在一根长竹竿上,站在门口点着了,“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加上热浪似的欢声笑语比过年还高兴呢!

晚间,村文化大院的广播里放起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跳广场舞的大婶们大嫂们听得如痴如醉,心里想:这高亢有力、珠圆玉润的唱腔不正是向庄户人家讲述着女孩子翠翠勤学成才的故事吗。

田园荒芜稻黍绝。  
谁念哀鸿啼郊野,  
谁怜饿殍填沟壑。  
卖儿鬻女寻常事,  
易子相食哪堪说。  
悲莫悲兮颍岸人,  
颍岸人兮命如尘。  
不闻流水声呜咽,  
呜咽流水吊逝魂!  
我仁颍岸思无穷,  
犹怀千秋贤与雄:  
许由掬水洗耳尘,  
考叔临河作田翁。  
一声王侯宁有种,  
陈吴揭竿大泽中。  
应场美志曹植才,  
未知灿灿照云空。  
最是古项周兴嗣,  
珠玑连缀一千字。  
天地玄黄蒙童口,  
此时中华奉国粹。  
陈楚故地三皇都,  
人杰地灵信不疑。  
结绳记事不可追,  
稼穡有歌行有思。  
却是民族之心源,  
大河巨川始于斯。  
秋收冬藏农为本,  
务实不华邦之基。  
贵义贱利壮士求,  
方今常思民心期。  
颍河悠悠恒未止,  
华夏生生永不息。  
斗转星移越千年,  
颍畔今日换新颜。  
霞光泻波波流脂,  
暖风拂柳柳含烟。  
辽阔辽远远弥望,  
峥嵘广厦上摩天。  
今人不羨尧舜时,  
今人富庶古不知。  
黄水兼与蝗虫虐,  
丽景丹青犹难绘,  
拙词未足一歌之!

## 翠翠

傅世桢

润润的,像一朵初开的石榴花。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流露出女孩子的清纯和真诚,自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胖婶一见翠翠,亲热得不得了。“闺女、闺女”叫得像喝豆沫似的,一把拉来翠翠坐自己身边,问长说短。邻居说她是属糖稀的——爱粘人儿,甜蜜的话让翠儿听得头有点发晕。

“翠儿是属兔的,婶记得是八月初十生日?”

“嗯,婶记性真好!俺娘有时都忘了。”

“翠儿就会说话,真是麻油拌小菜——人人都喜爱。夸她记性好,那是四量棉花——谈不上。不过,方圆几里的小伙子大姑娘的生辰八字,婶记得那叫牢呢?东边柳河营东顺家,盖了三座楼房。仨小子,大的属羊,正月初四生的;老二属鼠,三月十六生的;老小属虎,在东莞打工,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二月会时生的,那是初二,大咱翠儿一年半呢?”

翠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脸上有了一道红痕。

黑柱叔听到了,说:“唉!这她胖婶就是螃蟹脚杆——弯弯多。咱翠儿要考大学呢。才看不上你那表婊子家的小侄儿。省了你那份心吧。”

胖婶被说穿了心思,一时是骑到老虎脖子上——下不来,脸涨得通红,冲黑柱叔说:“你就是那属猪的——咬住不放。”站起身,打打土走了。

## 草帽(外二首)

◎ 卞彬

你的前身  
原本是朴实的庄稼  
广袤的原野  
是你的家  
承载了多少汗水  
无论春夏秋冬  
你曾是农人的希望啊  
一季季一茬茬

形象经过重塑  
生命得到升华  
纵使高过农人的目光  
依然把田野当作家  
无论凄风还是冷雨  
你都一手遮下  
你从不炫耀自己  
和农人共同成为一株庄稼

镰刀

镰刀的一生  
是收割的一生  
是让我感怀的一生  
始终恪守季节的安排  
从最初的磨砺起  
便开始亲近庄稼

金黄的麦子深处  
镰刀优美的弧线  
贴近土地  
贴近生命最真实的部分

也有闲暇的时候  
在岁月的角落里  
默默咀嚼往事  
静待生命的再次张扬

在农事的深处  
很多农人的身影  
最终定格成  
镰刀的形状

仙人掌

在美丽的边缘  
我最不惹人注意  
偶尔落下一目目光  
随即又飞去

开一些小花  
是我对季节的报答  
我有刺  
罪恶的手最好不要伸来

小村后有一口水波盈盈的池塘,水中央绿荷亭亭玉立,默默飘香,四围许多棵垂柳婀娜轻柔,蝉儿趴在树枝上不知疲惫地“吱吱”叫个没完。树下常有从田里回来乘凉的人们,扯张凉席,三人一堆,五个一群,背对着背,或坐成一排,说说粮食价钱的涨落,讲讲玉米大豆的长势,很有点胸怀天下的气势。再往后,常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谈起来。

翠翠家紧挨着塘沿儿,院子里拾掇的干净利落,两棵柿树,青黑的柿子像灯笼似的,一个挨一个。翠翠爹找来一块青石板,用砖砌成一个适宜读书、写字的台子。翠翠常在树下背英语,庄稼人来来往往,虽然听不懂,都觉得有意思。屋后是几棵钻天梧桐树,有多粗?一个人搂都搂不过来,树贩子已涨过几回价钱了,翠翠爹说啥都不同意,总说要派大用场。宝根叔半开玩笑说,你大儿子结婚两天就去东莞打工了,一俩月寄回钱,咋花都花不完!不如卖给我盖新房做梁头,打几件家具。翠翠爹人老实,话不多,认准了的事儿决不改。任凭宝根叔嘴皮磨破,就是不答应。还是那句话,要派大用场。这树给谁留着呢?只有翠翠了?翠翠都读高二了,也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一听见有人在屋后聊天,爹就让翠搬凳子送过去,或拿张席,让大家好好歇一会儿。

暑假里,翠翠常常坐在塘边看书,看一会儿书,站起身,眯一眼自己放的羊,见没跑远,又坐下看书。青荷叶,红莲花,柔柔的柳条,读书的翠翠,构成了一幅静谧的图画。

翠翠人文静,说话轻声细语,懂礼貌,见人婶子大娘伯伯大叔喊个不停,很讨人喜欢。翠翠模样俊,圆圆的脸红